

□侯为标(四川)

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,我和夫人撸起袖子在家里忙活,按惯例进行大扫除。借春节的东风,对平时割舍不下的杂物,该扔的扔、该弃的弃,留下来的归置整齐、各就各位,来一次干净利落的“断舍离”。

在门口贴春联的时候,老岳父打来视频电话,邀请我们去西双版纳过年。聊了没几句,夫人“抢戏”接过手机说:“要得,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,德阳还冷飕飕的,正好去暖和的地方陪你们一起过节……”

上了年纪的岳父,遇到天冷时就容易感冒,三天两头往医院跑。一年前,经朋友推荐,在西双版纳购置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居室,老两口选择在彩云之南康养休闲,从此乐不思蜀,和我们聚少离多。

掐指算好时间,放假前那天中午,和夫人的妹妹一家人在德阳吃团年饭,先美美吃上一顿,将节日的仪式感拉开序幕。13点16分,闹铃声响起,这是我用心设置的出发时间,希望给自己一个“一路顺风”的心理暗示,毕竟路途遥远。

一车五人满员,外加一只短腿吉娃娃小狗随行。打开导航,坐标:西双版纳。车子驶过成都二绕后,我们沿“成宜昭高速”一路前行。车厢内欢声笑语,车载CD小分贝单曲循环,反复播放着王菲演唱的《世界赠予我的》那首戳人心扉的天籁之音。

车流如波浪般从眼前流过,你追我赶,像接到冲锋号一样,奔赴在回家的路上。我不禁感慨,春节绝对是炎黄子孙一次顶流的集体狂欢,没有之一。此时如我们一样风雨兼程,赶路归乡的游子,还有千千万万。

到达昭通境内,车子冷不丁出了状况。仪表盘上“SVS”的黄色标示灯反复闪烁,踩油门时,像踩在棉花团上,根本提不起速。缓缓开到一个加水服务区,见前面有个维修厂,顿时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。跑过去一看,发现原来只是个补胎、

加气的小摊。店里没人,拨通店招上留下的手机号码,姓刘的师傅说在外面喝酒,回来至少要两个小时,且不能保证排除故障。

我心里一阵咯噔,像吞下去一块冰,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此时天已漆黑,我们像被暴风雨冲在路旁的蜗牛,车厢内气氛凝重,大家都眼巴巴地盯着我,脸上写满肉眼可见的焦灼和无助。车辆出现任何故障,这个锅,都得由我一个人背。

换作平时,将车开下高速,交给维修厂就可以高枕无忧,看一会儿微信里的各种段子,就能重新上路。但在除夕前夜,维修厂基本上打烊了。出现这样的尴尬,的确是预先没有预料到的,也彻底把人给整蒙圈了。人在旅途,身不由己,在这一刻是深刻地理解了。

我有些困惑,车子三个月前才做过“保养”。出发前,对胎压、冷却液、制动液等进行过全面检测,没想到还是出现“掉链子”的状况。万般无奈,我打电话向德阳“4S”店的客服求助。他告诉我,先将车熄火休息一会儿,再重启试试,注意配速……

让人欣慰的是重启后,黄色标示居然自动消失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朝前开,注意配速一说,更是个抽象化、知易行难的技术活,车子的潜在不确定性,像一块大石头,死沉沉地压着我。

顶着黑眼圈抵达西双版纳,比预计的时间晚到了四个多小时,电视里春晚零点倒计时的钟声正在响起。窗外的烟花、爆竹“噼里啪啦”地响,瞬间点亮夜空,我和亲人们紧紧拥抱着,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,将一路的疲惫,顺手抛给空气。

在西双版纳的短短几天,每天早出晚归。野象谷、星光夜市、傣族园、热带植物园、曼听公园,都是晒在朋友圈“出片”的景点。傣族姑娘拉着手风琴载歌载舞,凤尾竹下吹响的葫芦丝、傍晚澜沧江岸边东南亚风味的烧烤、滨江边上地道的手抓

饭、袋装的泰式咖啡、千人狂欢的篝火晚会,都给我们一行人的视觉和味觉带来不一样的体验。

返程前,我又去“4S”店为车子进行“体检”。值班的小伙子告诉我,师傅正月初七才上班,于我而言是远水不解近渴。他又用电脑对系统进行检测,初步诊断为制动踏板开关信号故障,基本不会出现停车熄火的情况。我听后稍感安慰,摸出个红包表示感谢。

回家的路,山重水复。昆磨高速27公里长的连续下坡,弯多、桥密、隧道长,我像车上短腿的吉娃娃,低调地跟着车流靠右行驶,不敢轻易驶入超车道。在元江服务区加油时,山坡上的警示牌,看得人心惊胆战。此处长下坡,曾经有超过1000辆车在此失控、300辆车被烧毁的悲剧发生……

也许是因为过度紧张,我忽然感觉腿有些发软。右脚趾居然有些不听使唤,像猫爪子一样僵在一起,蹦蹦跳跳好几分钟,才渐渐恢复知觉。

车子驶入德阳,我悬着的心才放进肚子里。道路两旁悬挂的灯笼红红火火,让人觉得格外亲切,心里压着的一块石头也终于落地。一路上,虽然出现一些小插曲,但终究只是虚惊一场。过程算不上多么顺利,但能安全把大家载回家,就已经给足了“面子”。我拍拍方向盘,伸出大拇指对它手动点赞。

当天晚上,人委实疲惫,但却一直失眠。西双版纳的美食、美景固然让人治愈,但似乎并非我迫切写这篇文章的初衷,就算诗和远方再诱人,自己也只是一位匆匆的过客。反倒是腹中饥饿时、用温开水泡方便面,内急时排长龙上厕所,车子需要加油时却进不了服务区,路上多处车辆追尾、让人揪心的片段,反复出现在脑海,这些旅途中偶尔经历的瞬间,成为我更想和读者分享的谈资。

尽管我并不否认,不同的体验与感受,才会构成更加丰富的人生。但我还是想说,长途跋涉,苦乐自知。与许多人在朋友圈报喜不报忧,晒出各种吃香喝辣游山玩水的浪漫洒脱,或许并不完全是一码事。

## 坚守

□蔡娴(广东)



在冬日的清晨,当霜花悄然攀上窗棂,胡同口那间不起眼的豆腐脑铺子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白雾从铺子里袅袅升起,与寒冷的空气交织,仿佛是与大自然与人间烟火的一场静默对话。我循着那股咸香,穿过狭窄的巷弄,挤过斑驳的木门,仿佛穿越一道时空之门,回到那些温暖而遥远的记忆中。

铺子里,八仙桌错落有致,食客围坐一堂,哈着手,跺着脚,等待着老人那枯竹般的手指在晨光中施展“魔法”。老人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,脸上沟壑纵横,眼神却异常明亮。他手法娴熟,将白玉般的豆腐轻轻舀入粗瓷碗中,那

豆腐宛如初生的婴儿肌肤,柔嫩而富有弹性。接着,他捡起青瓷罐,轻轻倾斜,碎金似的蛋花便顺着木耳丝缓缓滑落,如同天边最温柔的晨曦,洒落在寂静的湖面上。

我站在一旁,凝视着老人袖口磨出的毛边,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,也是匠人精神的见证。直到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推至我面前,我才从沉思中回过神来。老人微笑着说:“牛骨熬了整宿,小心烫。”他用勺背轻点碗沿,那裂纹中透出的酱色,仿佛是时间的印记,记录着无数个清晨的辛勤与坚守。

我轻轻吹散热气,小心翼翼地品尝了

一口。汤头入口,厚重的鲜香伴着豆腥气涌入鼻腔,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妙滋味,让我想起祖父的煤炉上煨着的搪瓷缸,那里面盛着的不仅仅是豆腐脑,更是家族几代人传承下来的温情与记忆。那种历经岁月腌渍的醇厚,是任何现代调味品都无法模仿的。

老板看我喝得津津有味,对他这家店的故事心生好奇,就跟我聊了起来。

“三十年前,我老爹摆摊用的是担子挑的石膏豆腐。”老人擦拭着墙上的老相框,“如今孩子们嫌熬卤麻烦,改用内酯豆腐了。”他眨眨眼,从灶台铁锅里拎出牛腿骨,“但吊汤的手艺,从未偷工减料。”

我望着老人满是皱纹的脸庞,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能够坚守一份传统手艺,实属不易。铺子里,仿佛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一段故事:墙上泛黄的照片里,戴毡帽的长者正从木桶里舀豆花,那是老人父亲的青春岁月;柜台玻璃下的价目表已经卷边,铅笔写的“十元”被反复描画,那是岁月的痕迹,也是街坊邻里之间难以割舍的默契与情感。

穿棉衣的街坊邻居陆续走进来,与老人打着招呼,将硬币丢进豁口的搪瓷盆里,发出清脆的响声。老人熟练地找零,将多余的硬币塞回对方兜里,笑着说:“早二十年才卖三块钱呢。可街里街坊的,总得留个念想不是?”那一刻,我深刻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信任,是现代社

会中难得一见的宝贵财富。离开铺子,雪又落下。我捧着空碗哈气,在檀木香与烟火气中流转的光阴,沉淀在粗瓷裂纹里的旧时光,此刻都化作掌心的温度。这味道之所以难忘,或许正因其中承载着即将消逝的坚持——胡同墙上剥落的朱漆、老人手写的价目表、牛骨汤中不肯妥协的诚意。

星期四

2025年2月20日

□主编:郝良  
□编辑:王万礼  
□美编:罗烽烈

邮箱:  
3213456266@qq.com

阅读副刊精品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